

搭起麋鹿回归的桥梁

◆ 朱锦川

一走进周尔鏊先生家，就见他戴着时髦的鸭舌帽，蓝条纹衬衫整洁笔挺，端坐在沙发里，已是整齐利落地在等候我。年近九十岁的周尔鏊先生，谈话时神态蔼然，不时向女儿求证一些久远的往事。



麋鹿在中国本土灭绝。

据周尔鏊回忆并查证资料：“1956年和1973年，北京动物园分别得到了一对和两对麋鹿，不过没有活下来。”原来，因繁殖障碍和环境不适，麋鹿在中国一直未能复兴种群。

时间来到1985年。经过周尔鏊与菲利普亲王的不断沟通协调，在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的努力下，英国政府决定，伦敦5家动物园向中国无偿提供麋鹿。1985年8月，22头麋鹿被用飞机从英国运抵北京，当晚运至南海子原皇家猎苑。历经劫波，这一神奇物种终于重新回到了它在中国最后消失的地方。

翌年8月，又有39头麋鹿从英国经上海运抵江苏省大丰市。麋鹿重新回到其野外祖先最后栖息的沿海滩涂。

如今，麋鹿的生存状况如何？

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副主任郭耕在2016年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赵广利的采访中谈道：“30年过去了，重归故里的麋鹿逾化成功，发展迅速，全国麋鹿已逾3000头，全球麋鹿总数也超过4000头，再无绝种之虞。”并认为这是国内外联手保护动物的成功范例。

“我为这件事而骄傲，我和亲王亲手搭起了麋鹿回归的桥梁。”这是动人的回忆，是麋鹿的幸运，更是野生动物保护史上的佳话。

担任驻英文化参赞近五年，周尔鏊先生不断见证历史、书写传奇。他曾建议太太王章丽用蓝印花布做成背心、长裙，在各个外交场合赢得交口称赞——其时，离开蓝印花布的流行还有数年光阴。这是一个对文化有着极敏锐感知力的外交官。我期待他记忆中更多闪光的片段来到我的笔下。因为，很多时候，他，“就是传奇”。

(摘自《世纪》杂志)

来就很广，动物的事当然也可以包括吧。而且我一直觉得，只要是对国家重要的、有利的事情，哪怕看起来不那么‘分内事’，我也一定会积极地去干。”

话还得从周尔鏊刚担任文化参赞时说起。

当时，新赴任的大使向女王递交国书，周尔鏊等诸位参赞随同前往。大使与女王握手寒暄，“女王与大使、政务参赞、文化参赞——也就是我一一握手，那天女王的丈夫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也在现场。介绍过后，我向女王背后走去准备离场。”不料在听说周尔鏊是文化参赞后，女王特地转过身来向他说：“我刚刚看了在伦敦举办的中国文物展，印象非常深刻……”一番交谈后，周尔鏊不久便接到了亲王办公室的电话，说亲王要与他见面。“见亲王当然得有礼物，我便从老使馆地下室的藏品里挑东西——礼物得代表中国文化呀。”最后，一个中国彩瓷花瓶被带到菲利普亲王面前，“我还是蛮会挑东西的，挺有审美眼光。这花瓶高雅而充满中国符号。我结合这个花瓶说了很多关于中国历史

的话题，又猜测这是明清的花瓶……总之内容很中国很文化，也算是‘文化输出’喽！”谈及往事，周尔鏊非常幽默。亲王后来多次与他见面：“可能我这个人不太一样吧，眼界也宽，兴趣也广，什么话题都能聊，跟什么人都能交上朋友。亲王对我也比较尊重。”于是，在知道了麋鹿的事情之后，他便心心念念要促成“麋鹿返乡”。其实，让亲王想不到的是，周尔鏊青年时曾经念过“国立高级农业学校”的畜牧专业，对动物颇多了解，深有感情，且觉得这是于国有利的事，“无论如何我都要做成功。再说，有亲王支持，那还不好办？”

神奇物种回到故乡

本以为这桩美事一定会得到国内各方助力，谁知，在接洽了国内的多个部门之后，“他们互相推诿扯皮，实在教我头疼”。碰了壁，周尔鏊偏不信邪，他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努力与耐心。“每逢有国内人来，或我短期回国，总是想方设法来促成此事。”这个人终于等来了，“是当时的北京市建筑局局长，同样是一个爱

好广泛的人，对麋鹿返乡的事极其热心。经过这个朋友和我的多方奔走，总算看见了曙光”。

寒暑几易，在周尔鏊回国的1985年，麋鹿返乡一事才终于尘埃落定。

或许有人会问，不就是一种动物嘛，至于大费周章做什么“返乡”文章？在英国不还是一样吗？

原来，麋鹿本是中国独有的物种，且历史悠久。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中国古籍中的麋鹿便不绝于书。《孟子》记载：“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然而商周以后，这一物种却迅速衰落。

到清朝年间，中国仅剩一群约两三百只的麋鹿。1865年秋季，法国博物学家兼传教士大卫在北京南郊进行动植物考察，无意中发现了麋鹿。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得到麋鹿标本，将这个新种命名为“大卫鹿”，各国使节及教会人士通过各种手段，弄走几十头麋鹿，饲养在各国动物园中。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南海子麋鹿被西方列强劫杀一空，

试飞英雄

张子影



国家能力的重要标志，空中力量关乎国运。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借助科技之翼腾飞，强军梦离不开航空梦。离开了航空，强军无从谈起；离开了试飞员，试飞无从谈起。试飞员是飞行员，也是工程师，他们架起空军与航空工业的桥梁，架起大地与天空的桥梁，架起梦想与现实的桥梁。这样的角色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使命所在和责任所系。

试飞员梁万俊说：“如果说我们的工作只是受雇于某个公司单纯为追求薪水的话，等钱赚够之后，很可能就不干了，毕竟风险太大。但我们从事的是国家的事业、民族的事业，我们想的是能为空军装备发展，为航空工业的发展再贡献点力量。”

“空军是战略性军种，在国防和军事战略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要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空军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空天一体涉及“空”“天”两部分，在组织协调上融为一体。在这个有史以来最辽阔、恢宏的战场上，飞翔着诸多武器装备——飞机、飞艇、地对地弹道导弹、人造卫星、航天飞机，还有用于拦截航空器、航天器、弹道导弹的各种导弹、动能武器和激光炮。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师李清认为，空天力量独具“高位优势”，“在信息获取方面，站得高望得远；在打击陆海目标方面，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对敌进行远程快速打击，具有广泛的任务适应性。大气层内依旧是主战场，飞机与导弹负责夺取制空权、快速兵力投送与纵深打击；太空力量夺取制天权、全球侦察监视，以及整个作战体系的网络化链接；而在亚空间，高超音速飞行器尚无法相互PK，主要还是用于对敌地面目标，进行远程快速打击。”

中国的试飞员们注定要承担更加重大的责任。

“图发财我们不会选择当试飞员，图当官我们不会干试飞事业，但为了新型战机早日装备部队，我们千金不取，万死不辞！”

这是中国空军试飞员群体共同的声明。他们用青春和生命印证了自己的誓言。

明天起连载《敦刻尔克》

18.英雄与看客

高考前几天，在公交车上，即将参加高考的柳艳兵拼命和一个拿大刀砍乘客的凶手搏斗，救下了一车人，而他自己伤得太重误了这场重要的考试。这之后舆论发自肺腑地称赞这个孩子，关键时刻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而且这个时刻对他来说真的特别关键——高考是改变农家子弟命运的近乎唯一的途径。

可是，对这位刚刚成年不久的年轻人排山倒海的褒奖让人忽略了一个更要害的问题：在柳艳兵豁出性命、豁出前途去救人时，同车那些成年人、那些被救的男人都在干什么？为什么他们能看着一个身体单薄的学生孤身和那个疯狂的持刀人搏斗？社会关注的聚光灯耀眼地打在柳艳兵身上，而让那些同车的袖手旁观者得以侥幸躲在台下的阴影里。其实，更应当关注的是他们。

在柳艳兵去夺刀以前，他已经被砍伤了，头上一刀，肩背部两刀，在感受到疼痛之前身体的反应是麻木，所以他以为自己伤势不重，反而下意识地冲着那个歹徒扑了上去。这时的下意识绝对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会因为惧怕而全力躲避，也有柳艳兵这样的人，他们的下意识是制服对方。下意识不存在对错，它是先天性格、后天价值判断，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的综合体。柳艳兵的下意识里恐怕更多的是性格：初三时同学打架，他下意识用胳膊挡住往砸向另一个脑袋的斧头；再往前，他10岁时见小孩落水，在不知水深的情况下，下意识地跳下去救起了孩子……这种下意识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有很多。

好，受了伤的柳艳兵扑上去了，他要把那个疯子手里的刀夺下来，制止他再砍向更多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他很紧张，因为他不知道对方的力量有多大，自己能不能搞定。制服了还好说，如果没有制服，后果就很可怕了。但是这些是扑上去的时候没有想的，搏斗中他意识到了，意识到就会紧张就会怕，但那时已经没有退路。他抓住了对方拿刀的手，两个人滚在一起。那时，柳艳兵的三处伤口都在流血，但他自己没意识到，大量失血让他丧失了

平时的力气，但即便如此，柳艳兵还是夺下了砍刀。这时，他需要有人帮忙，帮他把夺下来的刀拿走，或者帮他按住已经被制服的歹徒。

恐惧导致的下意识因人而异，更多的人不敢上前搏斗，这说得过去，可以理解，胆子有大小嘛。但是当有人已经站出来承担风险时，要不要帮一下忙呢？尤其是已经扑上去的是个孩子，身上头上还流着血，这时是不是更需要出手帮他一下呢？比如说从侧面、后面猛击歹徒？比如上来几个人合力攥住他的胳膊？好，如果这时众人仍然恐惧不前，也能勉强说得过去，因为的确还有危险和不确定性，危险面前人可以选择逃避。但当这个孩子已经抢下砍刀，需要人帮他拿一下的时候，为什么仍然是全体无力呢？这时候还恐惧什么呢？

柳艳兵迫切需要帮助，但他没有等到，只好自己跑到司机那里把刀交给他，等他回来后，歹徒已经跑了。整个过程，车厢里的所有人没有一个伸出援手，任由已经被按倒在地地的凶手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脱。

这个勇敢的孩子在受伤后如果不是马上夺刀，而是打电话叫救护车抢救自己，他不会伤得这么重。在殊死搏斗的过程中，紧张害怕和过分用力使他流了过多的血。事已至此，不知这个为了车上的其他人不再受到砍伤而奋不顾身的年轻人怎么面对这种无可奈何的局面：他舍命救下的这些人，却没人帮他哪怕是一点点的忙——况且也不是帮他柳艳兵，而是在帮他们自己。

此时的事不关己、躲闪逃避，就已经不再是下意识了，它已经转化成价值的判断、内心的算计。好，我们再退一步，算计对于芸芸众生来说也没错，毕竟不是每个人在道德上都是灯塔。可是算计也应该算出一个精明的结果来啊，而袖手旁观却是最差最坏的结果：试想一下，如果歹徒爬起来不是逃跑，而是再去夺刀，那么他再次手起刀落又会指向哪里？

冷漠的旁观者与疯狂的砍人者一起，构成了这个事件的凶手。与持续表彰柳艳兵相比，更应该做的是把聚光灯转向那些旁观者。遗憾的是，这群油滑的看客成功逃之夭夭。如此这般，柳艳兵的下意识就总是孤独的。

懂得

董倩

